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_苦古縣屬_古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_{亦云}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_{蓬累者篠也首誠之行言無車蓋也}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

道德經解卷首

一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

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貢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

道德經解卷首

二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禪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眾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
工夫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
真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廓形釋智
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
破人情一一觀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
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
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
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道德經解卷首

三



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
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
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
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
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
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
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
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固爲百世子孫之計
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
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道德經解卷首

四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
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
已然心旣正意旣誠身旣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
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
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
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
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
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

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

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

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

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

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

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

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

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

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眾生纏綿我法

五

道德經解卷

六

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

體同矣柰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

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

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

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

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功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

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道德經解卷

二執而已二執旣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
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尙乃齷
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
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
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
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
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
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
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
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太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
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
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
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
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
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
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
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
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眾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眾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眾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眾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

道德經解卷

七

道德經解卷

八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據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辨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狃學佛者臨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患蓄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柰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遂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壁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鑑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慈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不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既强名曰道是

道德經解上篇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人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微處微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



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道德經解上篇

二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旣是有無對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

混物無往而不妙故曰眾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似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道德經解上篇

三

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眞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貌美東施愛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



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卽萬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足以萬物爲已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尚其名故眞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闡莊子釋此意極多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尚名好利嗜欲之害敦君人者治之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之實效也。蓋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貲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益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美味也。人也。

道德經解上篇

五

以太牢爲珍羞。海島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

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

拔木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

外慕。故曰實其腹。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

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華華

爲利。君子鷄鳴而起華華爲名。此強志也。然民既

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

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

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

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點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道德經解上篇

六

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卽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

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

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益道體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遺其執耳銳卽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圮上老人一草履耳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道德經解上篇

七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則善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卽百姓眾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銜耀於外卽所謂飾智營思修身明汙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闇闇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

我以馬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耶帝卽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讚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盪浪之談也

道德經解上篇

八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道德經解上篇

九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

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戶之者常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似也橐卽皮韁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扇柱已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往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大道之妙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德經解上篇 九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絳絳若存用之不勤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

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絳幽絲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絲絲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眾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道德經解上篇

三

道德經解上篇

貪位慕祿。進進而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殆。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摩。鏡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遂身退。夫之道。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遂身退。夫之道。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教人以達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魄合雖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道德經解上篇

古

乎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

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順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

於忘心絕迹方爲達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王宣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留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畱藏故心日茆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達道之極其德至

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埴之用。故有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喻，則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埴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無，有器之用；故有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道德經解上篇

三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正見；故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真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真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迷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舍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居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寘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曖昧。」

道德經解上篇

三

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爲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也。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

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徵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恃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卮酒臠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噉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

道德經解上篇

七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眾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歲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誼冰炭攻心殲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予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厭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返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已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蒞生不以爲已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絲絲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絲絲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分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成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俗之人以利欲薰心故形氣械濁羸鄙固執而不能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心空無著故運動威

儀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持心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汨昏以靜定治之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道德經解篇

三



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子乃久沒身不殆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無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主主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窮之意虛謂外物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真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旣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自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運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

三

道德經解篇

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盡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

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道德經解上篇

三

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眞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爲聖施之於外則爲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

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始盡也且此真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夸其貴首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

故欺僞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道德經解上篇

三

無僞與道爲一全不知有旣而混沌日鑿與道爲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疏始有親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尚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爲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

是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旣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啟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夸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道德經解上篇

卷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啟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真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卽有親疏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卽禮樂權衡斗斛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大偽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眾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爲子不孝者眾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

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旣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旣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道德經解疏

卷一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故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旣去華取質故合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胠篋作註解自是超足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壞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闇闇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貪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

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

學於己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學便是曾無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學不是曾無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

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苟不知畏
汨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
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眾人
以損情絕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爲耳眾人忘道逐物故汨汨於物
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
美方且榮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
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
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彌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道德經解上篇

序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無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問眾甫吾何以
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
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
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即是道之
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
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

闇不可涯量颺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眾人皆
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以猶自憐也我獨無知
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
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
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是以道爲
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如棄
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
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
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闊不可涯量颺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眾人皆
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以猶自憐也我獨無知
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
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
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是以道爲
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如棄
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
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
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精色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眾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不去以閱眾甫也閑猶經歷甫美也謂眾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眾美皆具惟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眾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眾德交歸也而委曲卽

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者屈己從人曰枉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人不信則道不伸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者眾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之江海最爲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故眾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汗損曰敝不敝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自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則道不新故曰敝則新聖人忘知絕學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爲天下學道之式式法

也智巧銳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已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己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眾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盡德經解上篇

卷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

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儻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蓋好辨者只爲信道不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卽所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以自信不足呼我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著地也跨闊一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強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強先出

人一步故闊步而行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自見自是謂偏執已是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太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己是爲得曾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

目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强名之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第之無有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天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爲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幅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

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世人不知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

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行而不離幅重幅車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據掠三軍不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幅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成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重也故曰不離幅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柰何後之人主沈曠荒淫於聲色貨

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柰何者恆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盡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盡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案以性爲真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輒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明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襄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輒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己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輒迹瑕謫謂是非辨別指瑕謫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然可可不可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已

而况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羣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已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剖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畱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教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節。

道德經解上篇

堯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

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剖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畱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教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節。

智矜愚，修身明汙，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樂得而育，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道德經解上篇

堯

長故大制不割

道德經解上篇

堯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其唯山守其唯故眾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

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嗌不嘆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自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闇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自守其黑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道德經解上篇

聖

道德經解上篇

聖

則知不極矣今知旣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汙辱辱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

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驕是以聖人夫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誠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已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踩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病而年歲凶此必

道德經解上篇

聖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者休也止也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强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况兵強乎凡物恃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於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承上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

道德經解上篇

聖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出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誠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既無貪

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之吉事必尙左凶事則尙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眾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卽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卽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道德經解上篇

鑑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強者故切誠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强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則萬物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眇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冠則愚者亦尊焉是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古世人貴名弊以樸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天地萬物之本卽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下不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賓服一國且上千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兵來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道德經解上篇

鑑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纔也謂樸本無名方纔制作則有名矣且從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故曰名亦既有而殉名者愈流愈下遂忘本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騖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

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效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夫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强不息者也凡貞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卽縱適其欲亦將變而

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鼠麌舊不矜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强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又故有之義盡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憲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强行適足以全性復真將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有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氾者虛而無著之意，以道大無方體，虛而無繫著，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體所以真常者，以其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矣。

道德經解上篇

巽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賓

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餌之於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盡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真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爲大。此大象之體，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爲，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之。此道德經解上篇至巽。

道德經解上篇

巽

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譬夫淵爲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則塊然無能爲柔弱爲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木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

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壓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撲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況有名乎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道德經解上篇

卷一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明建鄴憲山道者釋德清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質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

道德經解下篇

二

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爲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羣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待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



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眞僞而德則有眞有僞矣此世數濶薄之辨也德又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眞三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襄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不復知有仁義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仍之此五霸之餘孽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義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

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爲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

背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歟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道德經解下篇

三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此言道無爲而無不爲以明無用之用爲大用欲君人者當以無爲而治也一者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爲精一無二凡諸有爲莫不以之爲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體而爲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於上地得之而寧載於下神指人心而容納百川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爲天下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

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又返釋之曰天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聲聲而無窮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爲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爲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自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爲本耶非乎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體道凝神知其無用爲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爲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爲而君道無爲也若夫輪輻衡輶會之而爲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

以無爲之道而後方大有爲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不可執貴高名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曰：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己。琭琭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爲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爲大用耶？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承上章以明道爲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爲羣動之主。世人祇知動

道德經解下篇

五

之爲動。不知動處卽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羣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體至虛柔弱無用。而爲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體道凝神矣。豈易得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實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質且成。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志與道合。一有所聞。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貧則且信。且疑。或日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卽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爲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輩不笑。不足以爲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故。

道德經解下篇

六

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恃知以爲能。聖人光而不耀。以有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疑。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爲潔聖人純素貞白。一塵不染。而能納汙含垢。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

聖人德被羣生而不以爲功故廣德若不足小人

一善之長必衒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
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已也如泰伯三
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

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
能與世浮沈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貞如渝渝
變也世人圭角自立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
無適不可故大方無隅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
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爲天下之利具故

道德經解下篇

七

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大音之希聲大象之無
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
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
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
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曲成萬
物而不遺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
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捐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承前言道體冲虛而爲天地萬物之本誠人當
以道爲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強名之一故
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曰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
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含一冲虛之體
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
沖氣以爲和是則物物皆以冲虛爲本也且冲虛
柔弱與物不類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
無用之用爲大用也卽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

道德經解下篇

八

寡不穀以爲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爲稱者豈不以
柔弱爲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皆自捐之辭
也然而侯王不自捐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
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捐而人益之故
曰或捐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
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
之此自益者而人捐之故曰或益之而損以人人
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
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祇知增
益知見使之矯矜恃氣好爲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哉。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爲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善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承上言，無爲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浸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卽相觸而有間。若以空入有，則絶無不入。如虛空徧入一切有形，卽纖塵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足知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取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疏。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

人祇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曰：孰多。世人不察，每役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戚生而傷性，與夫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斂天下之財以縱鹿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愛，知止則不殆。卽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啟膏肓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惜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爲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山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

長而無秋冬之補綴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

敝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充塞天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體冲虛而不

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冲故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已爲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窮

也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

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

既然潛伏隱微委曲周匝細入無間故若屈由若屈

眾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巧於此

道德經解下篇

士

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功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不辨而自白矣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教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有道御走馬以冀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甚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卻走馬而焚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強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可欲以其戕生傷

道德經解下篇

士

性敗亂彝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致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眾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己

也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鑒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沈暝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已德被羣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無爲而

道德經解下篇

三

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爲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爲道者克去情欲顯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爲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由無爲而後可以大有爲故無不爲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得則治國如

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眾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道德經解下篇

四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

道德經解下篇

五

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會無一定之心但無百姓之心爲心耳

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卽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曰德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信之卽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曰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

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無非。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若嬰孩而已。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於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爲貪生以取死。是以入於死者皆出於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汨汨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

道德經解下篇

五

玄

道德經解下篇

玄



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爲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爲生主。性得所養而復其真。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色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天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老子曰。未知生焉。天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

01041

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卽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

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體之自然文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

道德經解下篇

主

道德經解下篇

丈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察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體道之方當以背物合道爲要妙也由萬物

皆資始乎道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所謂道人若但知道體虛無而不知物從此生是知母而不知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是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真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體用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守母之方兌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爲聲自得之而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明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爲得以資耳目之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

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機之兆非爲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白明以道自勝故曰守柔曰强是故學人當用其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明道之體也用不離體故用愈光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襲承也且真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絲絲而不絕矣故曰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爲盜夸韓非本作竽

非道哉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们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柰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平今之世反古之道炎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威

道德經解下篇

九

盜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棄本而不顧好爲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於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浮非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爲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曰是爲盜竽竽樂之首而爲先唱者也如此豈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道德經解下篇

十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澤及子孫者皆以真修爲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靡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尤者亦

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絲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

道德經解下篇

三

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爲己。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以尾毒傷猛獸不據。以爪據攫鳥不搏。以趨擊物。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牡牡之合而蛟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噬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爲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

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破外物所傷矣。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據。攫鳥雖惡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執而屈握極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而峻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情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嗌不嗄。啞者。以其心本不動而無哀傷怨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皆得其所養之厚。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爲主。以精爲衛。以氣爲守。故老子教人養之之方。當先養其氣。故曰知和曰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散則精溢。所謂心著。行姪男女二根。自然流注。故善養者當先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

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固而神自安真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爲心則真常之性自見故曰知常曰明意謂知真常之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爲其戕性反爲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爲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散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彈強木之枯槁也過強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作

道德經解下篇

卷

道德經解下篇

卷

含養於心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眞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之方兒爲口爲耳目之玩故曰閉其門遇物卻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輝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斂耀順物忘懷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曰是謂玄同聖人造道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而疏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言聖人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

用奇巧以誘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爲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爲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指下文有事而言。

蓋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忘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面七十里與民共之，芻蕘難免。取之者無禁，卽有不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三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宣矣。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福所倚，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劙，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卽上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鑿奸僞，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則民多不自安。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則禍轉爲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爲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孔子曰：知機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爲奇詭，本教之以善而彼返以爲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則以

爲厲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一人迷方猶有解者二人惑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剝剝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耀耀謂衍耀己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爲天下貴此所以無爲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爲而民自化矣

道德經解下篇

卷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曰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卽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於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瀟然



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嗇事天也復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遠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

道德經解下篇

卷

卽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則物欲消融而所過者化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至極猶涯量也此內聖之德旣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真以治身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於民返顯有爲之害也凡治大國以安靜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

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曰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可撓撓則糜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虐政害民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禱福也且鬼神非無

道德經解下篇

卷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於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曰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藉茅以禱致雨三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爲之德福民如此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以力相尚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眾水歸之哉大國之在天下眾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爲天下之交納江海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雄曰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有生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

道德經解下篇

卷

爲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萬物皆賴之以榮萬物並集於一人故君道無爲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厭此似牡以靜勝牝也是則靜爲顎動之歸趨故以靜爲下大字小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字小如母育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撻之也然大字小必有所容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

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難於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專於征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服之難而不知下之一字爲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此言道之爲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道者萬物之奧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爲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曰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於人之上况大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美一行之尊且人之全

具而不欠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文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古語也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不足爲尊貴拱璧駟馬不足爲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倣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况夫一念復真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爲天下貴也

物皆以爲小少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差遂相構結以至殺身滅名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子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事甚小既結也以爲無與於已故無固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一

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之則任彼之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德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正謂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大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細存焉人不見其易與細而於難處圖之大處爲



之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而爲之於細鮮不濟者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退藏於密跡愈隱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老子言及至此抑恐世人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故誠之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且容易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一

易而聖人之所難故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應作尤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戒慎恐懼乎不覩不間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卽今之易今之易卽初之難然入道之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釋上章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學道之捷徑也治人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念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

道德經解下篇

卷

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是惡則止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卽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乃戒慎恐懼之意於此著力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著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

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於內下言作事於外爲執二句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卻在既發之後用心爲之則返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於無事之時故無所爲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卻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

道德經解下篇

卷

縱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爲之心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眾人之所欲者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爲皆以爲賤而所不欲以爲無用而不學故恃智好爲以傷自然之樸聖人離欲釋智以復眾人之所過耳以恃萬物之自然故終不敢爲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

於此吾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則功大名顯伊周事業特繢餘耳豈不至易哉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爲本不可以智誇民也明者昭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皆上有以啟之故上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三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三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眾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返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



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况玄德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三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清穢總歸於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曰孤寡不穀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下者貴爲天子天下推之以爲先聖人忘己與人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

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爲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爲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鬪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故莫能與之爭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太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爲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卽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爲不肖卽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

道德經解下篇

堯

道德經解下篇

堯

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皆已且無已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物我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已以處人前故人皆以我爲畸人推爲人中之最上者矣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爲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卽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而言先死矣此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爲主不但學道卽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爲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爲第一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

道德經解下篇

墨

道過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體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况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敵者不必爭卽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況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恃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者必爲之下卽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

道德經解下篇

墨

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爲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爲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卽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爲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爲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况聖人無我之至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介胄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

謂行無行。音杭戶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兵者五兵
手也 戰 剛反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衰者勝矣。

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爲盜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

道德經解下篇

墨

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主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無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行。陣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

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施於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尚如此。况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并包萬物。又何物而可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主意。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爲主。非是漫衍荒唐之說。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絕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

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卻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著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即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道德經解下篇

四五

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爲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始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

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是以不病。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爲上矣。故曰：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

道德經解下篇

四六

強自以爲知，或錯認無知爲斷滅，同於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適足爲知之病耳。故曰：不知知病。若苟知此二者爲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強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故曰：聖人不病。此段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真知。若知此真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

也。古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知之一字眾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眾禍之門，正是此中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道德經解下篇

卷六

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爲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與天地之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爲戒。生傷性者之喻，世人以爲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而不知養生者，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且若嗜酒色，必死於酒色；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戕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



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正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以此爲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之廣大與太虛同體，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事，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蕞爾之身，以爲所居之地，將爲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陋甚矣。故戒之曰：無狎其所居，狹其居者，將以此身此生爲至足也。故又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無死地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厭棄也。故聖人自知尊性，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衆人之所知，取彼所不知，以爲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故不病也。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繩_{音闊}舒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此言天命可畏，報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

決定之志也。敢者不計利害而決於爲也。殺活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不顧利害。不怕死生而敢爲之。然敢乃必死之地。故曰勇於敢則殺。若用志於不敢。爲是足以保身全生。故曰勇於不敢則活。此天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二者亦有敢而生不敢而死者。至若顏子天而盜躡壽。此乃當害而利富利而反害者。何耶？况天道好謙而惡盈。與善而惡惡。是則爲惡者當惡而不惡。斯豈報應差舛耶？世皆疑之。故解之曰：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故所以然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

道德經解下篇

四九

之生存而仁害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聽非壽顏非天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不敢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真符。故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繹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督。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大。似乎疏闊。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

此所謂疏而不失也。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爲之。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必有不傷手矣。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尚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歎

道德經解下篇

五十

之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耶？以愚民無知。但爲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爲之。是不畏死也。如此者眾。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民既不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以養之。而人不知天不安命。橫肆貪欲以養生。甚至不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者殺如代大匠斲也。且天鑑昭毫髮不爽其於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故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爲好生。然天好生而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悖之返取其殃。此所以爲自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一

道德經解下篇

卷一

老子之餘意。故軻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爲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爲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飢寒。若取之太多。



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飢寒也。民既飢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僞無不敢爲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爲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既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爲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愛。

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子養生主。馬蹄胠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音拱兩手合抱也强大處下。柔弱處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曰：此土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爲不敢爲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尚柔弱而斥剛強。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乃借人物草木爲喻。是以兵喻戒懼木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沖氣爲和。故拱把則彌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虛心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虛心柔弱在上。若成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沖氣爲和。故拱把則彌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虛心

道德經解下篇

五

道德經解下篇

善

柔弱翕受者方可處於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於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物。本弣高而有餘。消下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弣有餘之力。以補弣之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養由蓬蒙無

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各遂其生。人道坦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莫寡益多。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川。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川。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

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擊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爲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以柔弱爲垢辱不美之稱故也。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曰乾剛能斷。有爲遂以爲明君。若夫無爲則國人皆以柔弱爲恥辱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爲。能受一國之恥。垢者則爲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之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爲。則野老謳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弱無爲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爲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得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爲。則野老謳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

道德經解下篇

卷五

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微。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徵耳。微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旣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曰什。兼百曰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徙。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尚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契。貨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貨者執右。



心不事口體故以專當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日與鄰國鷄狗相間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淳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疾當時之弊皆有爲用智剛強好爭尚利自私奉己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難治所以治推上古道合無爲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道德經解下編

老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結述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卽非真道矣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耶旣已有言則道非真矣因於終篇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舊注實也謂真實之言卽由衷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

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以顯但我所言者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故信實而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曉好辯尙博各擅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辯博爲宗自以爲善殊不知以多岐亡羊多方喪真去道轉遠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不辯之辯哉以彼辯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道則自不辯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於心可目擊而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

道德經解下編

卷之三

事於博哉故曰知者不博時人不知出此徒事多聞增益知見以博爲知其實不知多言數窮故曰博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體虛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爲務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有散則有窮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忘言任真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窮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故旣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體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體故曰天之道利

而不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
利用，故終日運用為物作則，而了然無物可當於
情。故曰：「而不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
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真實直
捷，處處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妙盡於是矣。

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石埭楊文會施錢一千文敬刊

道德經解并觀老莊影響論連圈計字五萬六千

道德經解下篇

至九

一百四十二箇

光緒十二年春二月金陵刻經處識